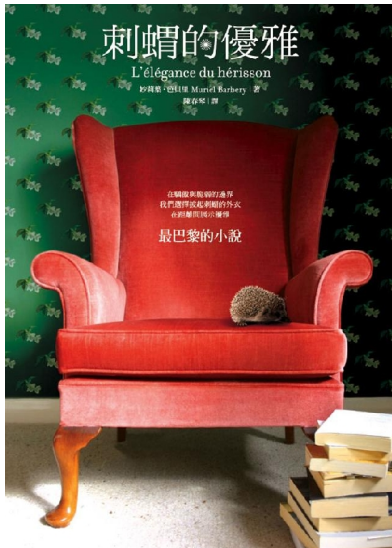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刺蝟的優雅》 軟化偽裝的尖刺

2008-10-04 文 黃湘茹 文



刺蝟這個小動物喜歡偽裝成懶散的模樣，特別愛好孤獨，而且非常非常的高雅。圖：
誠品網路書店<http://www.eslite.com>

「孤獨，這是世界共通的問題，身處於任何一種文化中的人，總有一天都會體會到它的...」作者妙莉葉·芭貝里在序中寫到，是的，每個人一旦接觸到現實社會後，必定也不得不讓自己成為一個外表防守嚴密，全身帶刺的刺蝟。刺蝟，在作者筆下成為一種愛好孤獨、高雅的生物。對我們來說，仿造刺蝟外表的防備是輕而易舉的事，但刺蝟內在的高雅，卻是許多人誤以為，甚至自以為擁有的。

法國巴黎，刻板印象中是個充斥著高級紅酒、高級料理、高級時裝，生活優越的高級城市，住在巴黎的居民似乎人人都必須飼養著一隻狗，每天下午踏著悠哉的步伐，牽著品種優良的名犬，緩緩地踏在巴黎的街道上散步，過著閒情逸致的優渥生活。而作者選定的故事背景，更是巴黎左岸政商名流頻繁往來的高級地段——葛內樂街七號，一棟高級公寓。公寓中，八戶住家各個有財有勢，加上一位與住戶們社會階級地位相差甚遠的女房門，以及一位女傭和幾隻小動物，彼此在公寓裡那說小不小，說大也不大的空間裡交流互動，每個人每件事的發生，都足以讓人看盡社會的生活百態。

隱形的牽絆，敞開心中的大門

一個十二歲的天才小女孩芭洛瑪，高級公寓裡其中一戶人家的小女兒，非常人可媲美的聰慧腦袋令她小小年紀就看透生存準則，為了不讓他人察覺自己過人的聰明智慧破壞現有的安靜生活，她選擇裝笨，讓自己看起來符合自己年紀一些，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正常一點，如同一般的無知小學生。然而在心中她卻帶著輕蔑嘲笑的眼光看待她的家人。她厭惡爸爸的弱懦，他讓奶奶待在如同被社會遺棄的養老院；她厭煩媽媽，總是把心靈寄託在心理醫師上以及不斷地服用鎮定劑的逃避方式；她討厭姊姊的自以為是，總是想對世人昭告自己虛假的高尚處事態度。因此她給了自己一個目標，在十三歲生日時自殺，並放火燒掉自己的家。但是她沒發現其實她更痛恨自己，痛恨自己空有過於他人的智慧卻無法解救自己家人，一直到小津先生的出現，開啟了她與荷妮惺惺相惜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的接觸。

現年五十四歲，擔任高級公寓的女門房荷妮，出生於窮苦農村家庭，學歷雖然只有國小的她，卻有著自學堆積出淵博的學識以及文化素養。但由於年幼時姊姊那如同悲劇的下場，在她心中留下一道深刻的傷痕，也因此她深信著，「社會地位卑微的人是永遠被拒於文藝殿堂之外的」。抱持著「被他人看穿自己內心的學識是一種破壞社會平衡的行為」此一想法，她不斷地掩蓋自己、偽裝自己，將自己塑造成一般人眼中的門房形象，沒有知識涵養、粗俗愚昧的女門房。從小看著個性活潑大方，長像聰明美麗的姊姊，替家人帶來美麗夢想和對外面世界的憧憬，原本以為姊姊的人生會有完美結局，最後卻也毀在一個家世背景良好的男人手裡。那醜陋的自己怎麼辦？一幕幕的回憶不時衝擊著荷妮的內心，也壓抑住荷妮原先應該隨著世界翩然起舞的心，直到小津先生闖入她那刻意營造平淡的生活之中，挑散她的懦弱與卻步，讓她有勇氣邁開步伐，走向不同的人生。

一個女孩，一個女人，一老一少的年齡差距，以及所處不同的社會地位，造成彼此除了生活於同一個空間之中，沒有任何多餘的交集。一直以來，兩人各自抱持著自己的生活準則，從自己所屬的角度出發去看生活周遭的所有事，她們的眼光都帶著一點點的輕視，一點點的嘲諷，也帶著一點點的不滿。生活中唯一能滿足她們的，只有不斷地追求「美」的事物，然而兩人在追求的過程中，卻不約而同地對亞洲日本文化感到崇拜尊敬，「日本」是芭洛瑪和荷妮彼此之間的連繫，而小津先生正是她們之間的媒介。這關係微妙地牽動三人，帶動起一連串的救贖。

生命中有絕望，也有美的時刻

作者多數運用了芭洛瑪動筆記錄「深刻思想」十六章、「世界動態日記」七章以及兩位主角使用第一人稱描述來敘述整篇故事，讓讀者們能更加貼近芭洛瑪以及荷妮的內心世界，在主角們對世界上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另一個質疑觀點時，讀者內心能產生龐大共鳴。作者筆下的兩位主角雖出身不同背景，但卻又是如此地相似，在序中提及兩位主角皆因所處的社會地位及心中忍受的痛苦，被迫與孤獨為伍，但他們以瀟灑的行徑，蔑視僵化的信仰與階級隔閡，讓心靈獲得解脫。「他們都是優雅的刺蝟：內在溫柔，外表尖銳……」

那我們呢？我們何嘗不是作者筆下的刺蝟，沒有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是百分之百滿意，也沒有人會認為這世界上的運作是百分之百合理，只要是人多少會對自己生存的世界感到懷疑，在產生自己看法的同時，也開啟了外表的防護罩，年僅十二歲的芭洛瑪道出了多少人的心聲。「芸芸眾生以為自己是在追求天上星辰，而最後的命運卻跟魚缸裡的金魚一樣。」我們不斷地求學，增加自己的智力和學識，不斷地追求一般社會所期望的金錢與地位，究竟最後獲得的到底是什麼？或許就如同芭洛瑪所說的，最後我們也不過只是活在一個狹小的金魚缸裡。「在我們的世界中，我們必須不斷地重新建設自己的成人人格。這個不穩定，曇花一現，脆弱無比，掩飾絕望的蹩腳組合體站在自己的鏡子前面，訴說一些自己需要相信的謊言。」確實我們也在不斷地說服自己，不斷地鼓勵自己，才有繼續走下去的勇氣，然而當謊言被戳破時究竟剩下些什麼？看，我們是如此地脆弱不堪。而五十四歲的荷妮飽受階級制度的折磨，她說「我是個怪誕制度下的反常人物，在無人能窺探的內心深處中，每天都淡淡地嘲笑這個制度。」就算自己明白自己活在社會框架的操弄下，卻依舊無能力去改變什麼，最後只能淡然處之。

「生命也許就是如此：有很多的絕望，但是也有美的時刻，在這美的時刻中，時間和以前不一樣了。」芭洛瑪寫道。故事的最後，知己荷妮的意外過世讓芭洛瑪了解到生命的意義，也了解到她先前想追求的「美」究竟是什麼，「活著，就是要追捕消逝的剎那時光。」縱使生命有許多絕望，有許多挫敗，但就如同荷妮過世前所想到的「生活，也許就是如此」，必須去面臨許多的挑戰，必須去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與現實拉扯，要哭過笑過痛苦過，那我們才算真正地活過，就如同芭洛瑪在書中結尾的句子訴說的一樣，「在『永不』中追求『永遠』。追求世間的美。」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